

为了 共和国的安宁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为了共和国的安宁

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四月

为了共和国的安宁

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人民印刷厂

※

787×1092毫米32开本8.625印张183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29—0311—7

I·272 定价2.85元

目 录

风萧萧兮	王尚贤 (1)
将军血	李景荣 杜永胜 陈永平 (47)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黄陈甲 (66)
铁军挺进天安门	振汉 永胜 宝亮 文朝 (71)
英雄团队英雄人	章立品 韩瑞华 (85)
平暴尖兵	智勇 柯明 祖泉 (100)
龙泉之剑	王尚贤 (108)
病室里的“党代表”	吴虎 李景荣 (126)
钢铁卫士	李景荣 张喜诚 (133)
炼狱中的青春	刘贵堂 傅发增 何永红 (147)
人生的价值	张喜诚 (156)
历史不会忘记	章立品 (167)
梨乡, 溢出一片深情	王金 志良 灿校 (175)
伤员	柯明 孙维平 (181)
尖刀	韦文平 (188)
喋血陶然亭	肖邦明 陈为平 (195)
密码	王夕中 魏建民 (200)
在惨红的夕阳下	淮 河 (205)
飘逸的红裙子	常国君 (210)
城南新事	章之琦 马立群 轩 文 (216)

胡同里的传说	鲍 泽 宗 禾 (225)
“木头”他爸	木 友 (239)
生 日	吴太平 (250)
婚 礼	汪旺坤 (256)
答 卷	冰 儿 李素萍 (260)

风萧萧兮

王尚贤

引 子

五月二十一日，中岳嵩山上空暗云密布，阴霾四伏。

九朝古都笼罩在一片躁动不安的氛围中。

上午十时许，一架军用直升飞机突然降落在人民解放军某精锐师师部大院内的足球场上。螺旋桨呼啸着，卷起阵阵黄沙。

两位将军走下舷梯，与迎候在球场上的师级军官握手寒暄后，匆匆走进戒备森严的作战室……

这架军用直升机的突然出现，在古城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街谈巷议，猜测纷纭。人们怀着各种极其微妙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军营里的一举一动。

从北京四月学潮开始，首都陷入混乱。各种政治力量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三百万军队的动向举足轻重。

值此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人民子弟兵的历史使命感又一次被唤醒了。

为了共和国的安宁，军队在行动。

上 篇

风 雨 征 尘

1. “五四·三”行动

师政委王玉发推开窗户，解开军装钮扣，凭窗远眺。天空晦暗，烟尘漫漫。象如今的大多数城市一样，这座“牡丹甲天下”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也染上了现代的痼疾。

市区各种噪音不断袭来。军营附近的师专学校里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

“美国之音广播：政府已经决定派军队去镇压争取民主的学生……”

初夏的风是温煦的，他却感觉一阵燥热。

他砰地关上窗户，在屋子里缓缓地踱着方步。

他知道，那喇叭是冲着他的部队来的。

中国人民曾经是最本分的人民，中国曾经是最能保密的国度。然而，曾几何时，就连党和国家最高核心机密都能在市井中不径而走。

兵马未动，却早已满城风雨！

在这座城里，军营恰似漂浮于大洋上的一叶孤舟，它能不能经得住惊涛骇浪的袭击？会不会在激流旋涡中倾覆？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流言四起，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是混乱的，中央上层显然已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孰是孰非，何去何从，作为师党委书记，一名领班人，他不能不比别人

想得更深、更远。

当北京闹事的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叫嚷推翻《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时候，当舆论一边倒，大肆煽动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向全军下达了加急电报，电文只有一句话：学习“四·二六”社论。王玉发敏锐地感到这场斗争的尖锐复杂性，在一次党委会上，他大声疾呼：任凭风浪起，坚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队必须保持绝对稳定！会后，立即通知各团组织部队学习“四·二六”社论，统一官兵们的思想。有一个团因线路故障，电话打不通，他便派副政委朱晋泉去向该团传达。他自己则赶到另一个团去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当时正是首都舆论界出现错误导向的时候，该团政委气得把电视关了，困惑不解地说：“我们搞不通，党的舆论工具为什么要拆党的台！”

王玉发握住这位团政委的手，使劲地晃了一下，没有说话。说什么呢？因为他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他相信自己的部队。

他的心踏实了。

这是一支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部队，它的前身是孙中山创建的铁甲车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北伐中在共产党员叶挺指挥下，它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成为威震敌胆、有口皆碑的“铁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荣传统一刻也没有丢。全师官兵都把保持部队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如今，我们站在舵位上，能不能率领这支部队沿着党所

指引的航向前进，我们必须交出合格的答卷！他想。

他重新坐回会议桌前，凝眸沉思。

这里刚刚召开过一次绝密的作战会议。

摆在桌子四周的茶杯，仍然冒着缕缕热气。

一次代号“五四·三”的军事行动的各项预案，就是在这里一一敲定的。

他的目光掠过一个个已经空了的座位，刘副师长，朱副政委，杨参谋长，曹主任，陈部长……

“只有领导班子坚强，才能带出一支钢铁般的威武之师！”战友们的铮铮誓言，仿佛仍在这间宽敞的作战室里回响。

本来，上级命令他们率领全师近五千精兵于今晚八时准时出发。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接到L市委的一个电话：“据可靠情报，工学院有一千多名师生正在向你师进发，准备拦截部队的行动。”

情况突变！他们立即根据路程计算出学生到达这里的时间，然后当机立断，经上级首长批准，决定全师提前四个小时出发。

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加快再加快，并且要保证万无一失。

现在，师长不在，王玉发军政工作一肩挑，深感责任重大。他眼下最担心的，是部队能否顺利开出L城。

他不断打电话询问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得到的回答都是令人振奋的，一切都在按预定计划紧张而又秩序井然地进行着。

但他仍然不放心。他要通了前卫团的电话。该团驻地距工学院很近，此刻学生和群众已堵住了营房大门，打伤

了五名战士，毁坏了几辆汽车的玻璃。情况越来越严重，分秒必争。每延误一分一秒，部队都有可能被学生和群众围堵在市内。

王玉发双眉蹙蹙。他猛抽了一口烟，把剩下的半截烟蒂狠劲地捏灭在烟灰缸里。当即命令各团：紧急出动，打破常规，装好一辆车，就开走一辆，不要在市区内编队，要分头前进，迅速离开L城。为了防止群众封锁咽喉要道黄河大桥，各团必须争取时间，抢先通过黄河大桥，在大桥以北集结待命。

一切安排妥当，王玉发立即带领组织科长杨生华、防化科长郭连森火速前往郊外工兵营驻地设立临时指挥所。

一辆绿色越野车箭也似地射出营门。王玉发坐在车上，抬腕看看表，时针正指着下午三点一刻。

2. 暗渡陈仓

尽管部队将出发时间整整提前了四个小时，但还是被附近某师专的学生发现了。

大门口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

师直车队刚开出几台车，便被拦腰截断。

正门外三个路口全被堵得死死的，车辆无法通过。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与某师专和陆续赶到的某工学院的师生混杂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什么人都有。

坐在伪装车篷中的战士们只听四周哇哇乱叫，喧声如潮。

有人在往汽车上张贴标语。

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但人群仍然不肯散去。

这时，一位体态微胖、戴眼镜的上校走到人群跟前，拿着电喇叭耐心地解释：

“我们是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维持社会秩序。军队必须服从命令，请大家理解，请你们让开道路……”

这位上校就是师政治部主任曹东新。

他仪表端庄，温文尔雅。“文革”中，他还是一名学生。那时，他怀着一腔真诚的热情，曾经无数次参加过“大辩论”。眼前的场面，与那时是多么相似！

他手握电喇叭，竭力放开嗓门，想造成一种气势压倒对方。但是，他的声音在一阵阵狂躁的呼喊声中显得是那样微弱。

他被人群紧紧地包围着。

一名女教师冲他高声朗读着一则“美国之音”的消息：“三十八军已经……你们还……”

那时，某些中国人偏要笃信“美国之音”。邪了！

下面的一群人就跟着喊：

“解放军！你们的阵地是老山，不在天安门！”

“一九七九年你们去中越边界参战，我们来欢送过你们，这一回你们要去镇压学生，我们绝不答应！”

.....

雨，一阵紧似一阵。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忽然，有人尖叫了一声：

“他们从后门跑了，快去堵啊！”

一部分学生和群众听到喊声，便纷纷向后门跑去。

这里散开了一个豁口子。

曹主任见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发动车辆，疾速地冲出了大门。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八点多了。

阴雨天，夜来得早。雨雾濛濛，天色昏昏。

一辆辆军车趁着昏暗在师部院内悄悄掉头，闭灯瞎火，行驶到后门招待所附近隐蔽起来。

参谋长杨武坐在打头的一辆吉普车里，目光炯炯，直视前方。

原来，这是他与政治部主任曹东新、后勤部长陈卓熙商定的脱身之计。曹主任先去大门外吸引住人群，他趁机将军车调整到这里。

只听杨参谋长一声令下，后门突然打开，各车同时发动，车灯齐亮，刺目的灯柱把后门一带照得如同白昼。

等围堵在前门口的学生和群众发现的时候，大部分军车已经隆隆地驶离了营区。

学生和群众把军营团团围住，所有出口都严密封锁。

军营里还有十八台车，大约二百名官兵。

负责殿后的后勤部长陈卓熙接到师指挥所的电话：

“大部队一刻也不能等待，后面这十八台车，二百来号人就交给你了。”

陈部长派人四处勘察，发现确实无路可走。

剩下的二百多人大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加上一个师直通信连。要把这样一支“杂牌军”带出重围，绝非易事。

“只可智取，不可强攻。”他喃喃地自语着。

夜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零星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他抬头仰望黢黑黢黑的夜空，真希望它降下一场瓢泼大雨，把门外那些中魔入邪的人浇回家去。

他让几个战士放出风声：

“大家快回家去吧，我们剩下的这些人不走了。”

他一面就命令十八辆军车撤到办公大楼后边隐蔽起来。

规定所有人员一律只能在大楼北边活动，楼内全部灭灯，不许暴露目标。这座大楼坐北面南，正对着营区大门；有它障眼，学生和群众便看不到一人一车了。

接着，他把各单位负责人找来，简明扼要地讲了三条：一、隐蔽待命，任何人不准离车；二、做好动员，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想办法冲出去赶大部队；三、三大部和直属队都要归我指挥，明确负责干部的位置，司机在驾驶室里待命。

话说得斩钉截铁，并要求立即分头传达。

这时，指挥部频频来电催促他们尽快突围，迅速赶队。并且通报大部队早已远离L市，正在顺利开进。

到了这个份上，他倒很能沉得住气了，坐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灭。

这位后勤部长本是军事干部出身，一九七九年他带领一个营在中越边境勇猛穿插，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又做过师副参谋长。所以他深知军事行动瞬息万变，制定计划必须着眼于提前。这次“五四·三”行动，上级命令五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出发，他却指示全师后勤保障、武器弹药、车辆、经费等各项工作必须在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前做好准备，比上

级要求整整提前了五个小时。有一个团后勤处长提出异议：“司令部规定晚七时前做好准备，就已经有提前量了。”他一听就火了：“不管司令部怎么规定，你必须按我的命令，提前五个小时，并且向我报告！”

这次全师能提前四个小时拉出去，就多亏了他的这条指示。

而此刻，他却显得那样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其实他内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急如燃眉。

这个漫漫长夜，是在难熬的等待中度过的。

机会终于来了！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雨越下越大，天空漆黑如墨。军营门外的学生和群众终于抗不住劲了，大部分陆续散去，但仍有少数人还在那里监视着。

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请来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请公安局协助在军营右侧的L桥上设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佯装为部队开出通道，造成部队要通过L桥的假象。学生和群众不知是计，便蜂涌跑到桥上堵截。

与此同时，陈卓熙命令各车司机立即就位，一齐发动引擎。他亲自在前面带路，军车一台接一台，首尾衔接。出营门后，突然向与L桥相反的方向掉头，走小路，风驰电掣般地冲出L城，追赶大部队去了。

至此，他们在营房里已经整整被围困了十二个小时。

3. 归心似箭

一六四次客运列车喘着粗气，向北疾驰。

车轮有节奏地撞击着铁轨，发出沉闷的响声，一棵棵笔

直挺拔的白杨树飞速地掠过车窗，一望无垠的田野上麦浪翻滚。

初夏的暖风吹拂着窗帘，吹拂着师长钟声琴大校灼热的额头。

此刻，他的脑海也象眼前的麦浪一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

女军医袁庭桂已经酣然入睡，发出深沉的鼾声。

窗外飞来的一缕阳光在妻子疲惫的面颊上跳跃着，闪闪烁烁。

是啊，几天来，他们连续奔波，实在太累了。

然而，钟师长这时却毫无睡意。睡不着啊！

他睥睨了一眼熟睡的妻子。他们结婚已经二十年了，但他只来过岳母家一次。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三年，他的父母先后去世，都因部队工作太忙没有回去。几个孩子都是岳母带大的，如今老人家已经八十四岁高龄，无论如何不能不来看一看，尽点心意。然而谁会想到，他们只在岳母家待了不足两个小时！

此刻，他坐在列车上，心潮起伏，思绪绵绵。

几天来的情景历历在目……

他家住在四川蓬安县，路上得走三、四天，倒几次车，到家已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吃过晚饭，他就去看何乡长。乡长正在看电视，荧屏上映出国务院发布的戒严令。他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戒严就要派军队，他的部队是否会有任务？

想到这儿，他就象触电似地离开座位，说：

“何乡长，我是来看看你，看样子我不能在家停留，明

天就走。”

哥嫂觉得很纳闷：

“咋刚到家就要走？”

四邻八舍闻讯都赶来劝说：

“多年没回过家，就多住几天吧。”

他说：

“我本来是想多住些日子，与乡亲们好好叙谈叙谈，可是部队有情况，我是一师之长，能不回么？”

何乡长当过兵，知道军队的事情都是急的，便帮着他劝说大家：

“对，军令如山倒，咱们就别拦了，让人家回去吧。”

就这样，次日清晨就匆匆踏上了归途。

车过简阳县，离他岳母家已经不远了。

“既然路过家门，怎么不去呢，哪怕到家喝一杯水就走，也总算尽了咱们的心意了。”袁庭桂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妻子的脸上分明印着期望和渴求，她已经七、八年没有见到母亲的面了，怎好拂逆她的心情呢。

“好吧。”他极勉强地点了点头。

在简阳下车，赶到岳母家里已是下午六点。

全家人喜出望外。老岳母拉着女儿、女婿的手，颤巍巍地对小妹说：

“快买菜去！”

妹应一声，早已提着篮子出门去了。

吃饭的时候，妹和妹夫躲在屋里商量事儿。

“哎，告不告诉姐夫？”妹说，声音极低。

“什么？”妹夫问。

“电报呗！我看藏起来算了。”

“你胡闹！部队的事，不告诉姐夫怎么行？”妹夫梗着脖子，忽然提高了嗓门。妹夫当过兵，懂得事体的轻重。

“你俩不来陪姐夫吃饭，在那儿争个啥哩。”老岳母在外屋唤道。

“没事儿。”妹从房里出来，脸皮木木地说道：“你们吃、吃！”

钟声琴觉得妹的表情不对劲。凭着军人的职业性敏感，心里猜到了几分。原来，他回来探亲前给部队留下了这里的地址，莫非部队有电报来？

“我是当兵的，你们有事不要瞒我。”他正色道。

“小妹，有事就快说了吧，不说他就不吃饭。”袁庭桂帮腔说。

“好，姐夫，说了你可得吃饭。”

妹这才把部队来电报的事说出来。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钟声琴发火了。

“小妹，这是什么事，你还开玩笑！”袁庭桂批评妹说。

妹看姐姐姐夫都冲自己不高兴，便委屈得哭了，唏嘘着说：

“多少年也不回来看看妈，刚刚到家就要走，你们想当英雄？那是去镇压学生啊！”

钟声琴不想同妹妹争辩，他放下筷子，便出去往师部挂了个长途电话，在师部留守的王忠副参谋长告诉他，部队已经出发，王政委带着走了。他一听，心急火燎：

“王副参谋长，听说现在成都车站塞满了强行乘车进京